



高晓声

1983年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晓声
1983年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晓声 1983 年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54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10355·80

定价：1.20元

目 录

太平无事.....	1
“聪明人”	18
糊 涂.....	33
蜂 花.....	71
快 乐.....	139
闹地震.....	155
一诺万里.....	188
漫谈小说创作.....	204

太 平 无 事

一

挤、挤、挤、挤、挤……

挤呀、挤呀、挤。

好容易挤上了车。刚舒出半口气，后面的人潮拥上来，压紧背脊推着他——没上车的自然要拼命挤。车上车下，谁也没有犹豫、反顾的余地。挤着的被挤着，被挤着的也挤着，很觉得不自由，但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了革命。

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加任何干涉。有的甚至兴高采烈地催他们快点挤上去。既然为了革命，就该拼命挤上去。否则车开了，等下一班，那就等于整整落后了一个世纪。而且下一班也决不会空些，等车期间就会有塞满站台的如蚁的人群赶到，因为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

我国究竟有多少人？六亿、七亿、八亿……反正够火车载的。

全国大串联，坐车不要钱。

“为什么不要钱呢？难道烧掉的燃料是偷来的？难道铁路职工不要工资？难道路轨、车厢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哈哈哈哈哈，谁挑起这样的争论，太幼稚了！太无知了！”

人们马上找到许多条反驳的理由。归根到底是两条：一条是铁路本是人民的。人民自己坐自己的火车，如果还要买票，那就是人民自己向自己买票，简直荒唐！这就象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一样嘛！第二条理由就是为革命。革命是神圣的，全国大串联，坐车为革命！凡我人民，都有革命的权利。如果坐车要买票，那么，没有钱怎么办？就不革命了吗？这该多不合理。难道只允许有钱买票的革命而不允许无钱买票的人革命吗？无产阶级的位置放到哪里去了？由此可知，主张花钱买票的人是想把革命引到资产阶级反革命道路上去！这很明显，很明显，谁也不会上当的。

而且，这多省劲，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事务主义的手续，显然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车站工作人员也从事务主义中解放出来了。他们也可以集中精力干革命。当然、当然，他们的聪明决不落在人后。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小分队，互相扯皮、指责、甚至也动了刀枪的“文攻”而必须“武卫”队。我们这伟大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里每个角落都得到了相应的配备，何况铁路这条大动脉呢！开车的，管车的，都同大家一齐挤车去革命，说多热闹就有多热闹，谁还管得了谁呢！

也有些想做事儿的人，却弄得无事可做或无法可做，只得放下（或丢下）手里的工具，发一句牢骚：“革吧，妈……！”“妈”下面一个字的音卡在喉咙里，吃进肚里去了。于是牢骚就变成了一句口号，好象孩子在动员妈妈去革命。

二

周松林挤上去了。大概可以算是争到了上游。他抢到一个

临窗的座位，心里很满意，因为他在这趟车上要待上一天两夜才能到家。如果竟没有座位，那可真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充分发挥了拼搏精神，在车门口如何施展两三米内硬功夫，斗智斗勇，事先都经过缜密的考虑。他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身强力壮，过去在学校里一直是运动员。二是单枪匹马，不用照顾弱者。三是空身，旅行包都交给昨天回去的小兄弟带走了，随身只留洗漱用具，一股脑儿塞在一只搪瓷杯子里。至于第四，他生活在大城市里，从小就练就一套轧汽车、电车的本领，近期又加上大串联的锻炼，已经能把那套本领活学活用到轧火车方面来。苦干、实干、加巧干，自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周松林坐下来，一面嚼着刚在车站买来吃剩了半个的面包，一面打量着坐在自己身边和对面的旅客。嚯，了不起，都是好样儿的，红卫兵的袖章簇崭新，红得发亮的红宝书小兜包斜挂在肩胛上，另外各有一个黄色帆布包，大小不同，都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其中个儿最高的一位，约二十余岁，象个头头，穿一身黄军装，简直可以同解放军乱真。另一个比较矮些，但魁伟得多，眉毛比他浓，样子比他凶，黄裤子，白衬衫的袖管卷得很高，露出膀子上半块丰坚的肌肉。最小的一个坐在周松林旁边，大约只有十六七岁，单调童子身，青裤子，黄上衣，腰里紧束一条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很宽的皮带。大概碰到“文攻”就可以解下来“武卫”。总之，一看就知道是最革命的。他们神气十足，目光炯炯，特别是最小的一个，眼睛炽热地闪亮，几乎触到什么都会烧起来。毫无疑问，这都是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好汉，是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他们当然也明白无误地审察了周松林。虽然从物质到气质都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但因为周松林比他们年纪较大而不无警惕之

心。周松林明白他们的心思，对稚儿们的单纯微微一笑，表示出高傲与讽刺。就在这个时候，束宽皮带的小青年告诉同伴，刚才走过去的人中间有不带红卫兵袖章的，要不要去查问一下。周松林听了心里惊骇，觉得这孩子精力过人，真能做到不停顿地革命。果然，这孩子还没有得到同伴的答复，就站了起来，拦住了一个正在挨过座位旁边的中年人，因为他既没有袖章也没有红宝书。

“停下来！你是什么人？”

中年人停住了。过道里本来已经站了些找不着座位的人，中年人原已在慢慢地挨着走过去，他一停，过道就全被阻塞住了。后面的人挤不进，就喊：“为什么不走？”

“出什么事儿了？”

有人高昂地象歌唱：“谁阻塞了前进的路，革命的路？”

于是又轻松又正经地响起了几个人的合唱：“绝没有好下场！”

孩子往座位上一站，向后面喊话：“凡是革命的同志请安静下来，我以革命的名义宣布，红卫兵监督岗在审查一个可疑的人。”

嘈杂声并未能停下来，显然有人不耐烦了，用对抗的声音在喊：“我以革命的名义宣布，打开通道！”

坐在孩子对面的那个魁伟的同伴站起来把可疑分子拉进座位间的空隙处，然后站到座位上，学着交警的姿势，偏着身子，用双手指引前进方向，表示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然后，他们重新坐下来，夹住可疑分子。

“现在你说吧，老老实实，别耍花招。”年轻人说。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可疑分子不满地说，显然要反抗。

魁伟的同伴马上拍了他一下，表示不许看轻这孩子，说：“他问你是什么人，你回答。”

“我就是本地人，工厂离开车站只有一里路，怎么着？”

“干什么的？”

“工人。”

“工人？工人为什么不带红宝书？”

“我忘记了。我老婆难产，家里打长途电话来，我急着赶回去。”

“关键时刻才考验出一个人忠不忠。老婆难产就忘记带红宝书，这象话吗？这能是工人阶级说出来的吗？不对，你有证件吗？”

“这不是！”

“在哪里？”

“我身上都穿着厂里的工作服呢！”

“不行，要有你照片的证件。”

那中年人象想起了什么，用手一摸右胸上的小口袋，便笑了，伸进去掏出自己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来。

于是一切都解决了。

“好，误会。不过你以后不应该忘记带红宝书。”那孩子正气浩然地说。

周松林在旁边一言不发看完了这一幕，心里暗暗称赞：“这孩子真行！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怎么能锻炼出这种人才！我们这一代人真帅，决不会让祖国改变颜色的！”

火车开动了，周松林想站起来上厕所，忽然发觉身上有些异样，并且立刻就发现了原因，顿时吃了一惊，以至于还没有

站直就又坐了下去。

哎呀，出了纰漏！

三

众所周知，上述三个红卫兵，高个儿的、矮个儿身材魁伟的、束宽皮带的孩子，都审察过周松林，从物质上到气质上没有发现半点破绽。这就是说，周松林全身的打扮也是极其时髦的。他身上穿的是一身地地道道的军装，那是他在部队服役的弟弟送给他的。他左胸上方挂着一枚特制的像章，华贵又不俗气，简直等于一枚勋章。他的左臂，当然有红绸印的红卫兵袖套。一个装红宝书的红兜包从左肩斜挂到右腰际。这一套行装能使他走遍全国通行无阻。当然，他还随时都带着机关文革小组和他那个司令部的证明和自己的工作证。即使天地翻了一个身，他的革命身份都随时可以得到证实而无可怀疑。可是纰漏发生了。他刚站起来，就觉得腰际屁轻。当然，那个红兜包装了红宝书也没有多重的分量，但至少总有那么一点儿，可是现在却过分轻飘了，甚至失去了实在感。连忙用手一摸，就摸着了一个柔软的空兜包，兜包口上的拉链已经拉开，里边象盛放水银的漏斗那样干净，什么都没有剩下。

一句话：遭了扒。

证实了确已丢失，周松林真是心乱如麻。千头万绪，一齐拥上心来，真不知先抓哪一头好。先说红宝书吧，当然是不应该丢失，特别是外出串联的革命家，要把革命的火种传到全国去。但是如果没有红宝书，就等于没有火种，又如何燎原？一切都落空。所以光凭你带不带红宝书就可以看出你是真革命还

是假革命。假革命就应该捉出来加以清洗。而周松林显然就落进了该被清洗的行列了。当然，偶然遗失，经过认真检讨之后也还可以原谅。或者也可以在未被别人发现之前就偷偷地上新华书店再“请”一本来补上（当然，隐瞒错误应该内愧）。现在问题的严重性是这两点都行不通。因为他的身份证明和钞票都同红宝书一起放在这个兜包里，现在也同红宝书一样被扒了。是的，都被扒了。如果光被扒了红宝书，周松林心底将会升起异常的庄严感，他会认为这是一次可歌可泣的遭遇，他无疑是碰到了一个大革命而穷得无钱去“请”一本红宝书的人物了。因此不得不转弯抹角从他周松林的兜包里“请”得去。那么，周松林除了钦佩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当然是不能了。然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周松林记得清清楚楚，他有二十一块钱放在兜包里。进了车站之后，在月台上的食品小车处买了一包香烟和两只面包，因此不得不到兜包里掏钱，那时候钱还在。他拿出一元，把二十元（是两张拾元钞，记得最清楚不过了）仍放进兜包里（对了，记起来了，是夹在红宝书里的），并且封起拉链。那一元钱付出去，还找到七分，是放在口袋里的（周松林自然而然伸手去摸出来，一看不错，是七分。那就证明一切都没有记错）。情况十分明显，当时落在扒手眼里了。从那时候起自己就被盯住，而且盯的时间不长，路也不远。不就是吃掉两个半面包嘛，不就是离开挤进的车门几丈路嘛，扒手就找到了机会，趁他拼命挤车的时候在他的兜包上动了手术。压根儿就是这么回事：红宝书、身份证件，都不是扒手的目标，目标就是那二十元钱。其他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哎呀，丧气就丧气在这里，不让你存任何幻想。周松林得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彻底的失败，承认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一路

平安，不出意外事故，那么，两夜一天之后，他到达自己家中，才会有安全感。不到那个时候，他会提心吊胆，生怕万一遭人怀疑，他就拿不出“我是好人”的证据。至于肚皮，两天一夜用什么对付？现在还不饿，三个面包下去抵挡得一阵，以后饿了怎么办？袋里还有七分钱……。

真不能想象，简直无法想下去。刚才怎么着？发觉兜包里空了，不是慌了一下吗？不是想站起来去小便又坐下来了吗？这不正常的表情和动作有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怀疑呢？这三位同坐者自称“红卫兵监督岗”，革命性那么强，警惕性那么高，他们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了呢？没有，没有。看来是没有。大概方才他们检查那个工人时，自己曾经表现出庄重与赞同，也许这一点使孩子们信服了。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应该去小便。对了，刚才不是急着要小便吗？怎么一下子竟不要了？小便逃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也被扒走了吗？果然，想到小便，小便倒回来了。于是周松林庄重地起身，用手捂着兜包，好象那里面果然有宝贝。如此装模作样进了厕所。

这儿剩下他一个人，他觉得空前的自由和轻松。他真不想再回到那座位上去，至少他一定要尽可能在这儿多挨一点时间。他是来小便的，但却解了裤带，象大便似的蹲了下来。他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不错，车站上的人很多很多，当然猜不出谁是扒手。但是，周松林记得很清楚，他周围的人，几乎一律都有红卫兵的袖套和斜挂在腰际的红兜包。确实不曾有一个别种装扮的人靠近过他。这就是说，他的钱，也是带袖套和红宝书的人扒去的。这可能吗？一般来说不可能。但特殊地说是可能的。现在不是正在揭发混入党内的叛徒、内奸、特务吗？既然如此，坏人也会混入红卫兵队伍里来。正是这样才显得十分复杂，

才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会出现新生的反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还要举行多次。肯定的了，就是这样的人扒了自己的钱。现在也许就在这节车厢里。当然，除了钱之外，别的物品都是扒手的累赘，都是破案的证物，他一定要毁灭它的。也许他已经上过厕所，就在这儿丢入孔道，散落在铁轨经过的荒野里了。噢，他其实早就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早就应该监视到厕所来的每一个旅客，从中找到线索。现在已来不及了。他再也弄不清究竟有哪些人来过。他失悔得很，以至于在无从抓到任何线索的情绪支配下低头去看那肮脏的孔道壁上是否粘着些什么……唉，这实在太无聊。

厕所门已经有人在外敲过多次了，先是轻轻的，后来加重了，现在急促而高亢，表现出分明的忿怒。终于提醒了灰心丧气的周松林，这不是他的专用卫生间。风光虽好，不是久恋之地，罢了，不如归去。他忘记自己究竟小便了没有，便束了裤带，小心护好空兜包，才打开门出去。外面竟有三个人站着等他，虎脸怒目，倒象同周松林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周松林无心理睬，挨着人群挤到座位上，见那围着自己坐的一对半革命家已在打瞌睡，看来他们也疲劳了。周松林看出自己未受注意，因此便舒坦起来。随即又生气了，他发觉自己的情感竟如此下贱。

不管它，睡觉吧。的确，周松林是很疲劳了。他出门已经两个多月，沿铁路跑了大半个祖国。荒唐，真是荒唐，人家不都在革命嘛！串来串去干什么！谁也不会听谁的。还是回去吧，可想不到回去路上会发生这件窝囊事。会不会因此出大纰漏呢？他忽然吃惊地想到，假使那个扒手果然在这节车厢里坐着，那么，他一定认识自己。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人已经知道自己失去了红宝书和身份证。这个人如果高兴的话，他可以利用这

一点来使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他可以安然占有那二十块钱，可以十分容易销毁使他可能被侦破的一切物证，然后斩草除根，从容地把他揭露出来，证明他来历不明，又无旅费，要不是劳改农场窜出的逃犯，就可能是惶惶溜走的铁杆保皇派，很可能立刻在这节车厢里成立审查委员会处理他。如果下一站就有红卫兵下车到家，也很可能被他们带走。那就……难说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种事自己……也干过。等到弄清楚，至少吃过大苦头了。

四

不能再想了，应该赶快睡着。睡着了是一种真正的休息。脑子休息，肚子也休息。免得胆战心惊，免得搜肚刮肠。

但是睡不着，他老在想着那个扒手。这非常奇怪，他根本未见过，根本不认识，根本没有那个扒手的形象，可是刚一睡着，就看见一对阴险的眼睛，然后才发现是一个光头，他也戴着红卫兵的袖套，也拿着红宝书，不过那拿法很特别，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让宝书不断地磕头，那书角就磕碰在周松林的额角上，把他痛醒了。醒过来之后，那梦中的形象还留得那么清晰，仿佛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过，可是再也记不起曾在哪儿见过。因此每一次惊醒，就惶惑地朝车厢四周看看，希望真能认出那个人来。如果他真的找着了，他就要大声责问他：“难道一个人可以这样伤天害理吗？”

对的，这不可能。周松林承认自己并不算干净人物，但世界上竟容纳得了那样肮脏的角色吗？你看，他用红袖套和红宝书把自己装扮起来，混进这红卫兵的队伍，用卑鄙的手段扒去

正派人的证明和财产，然后指出这个正派人因为没有财产和应有的证明使公众相信他是魔鬼，而他却因此成了英雄。

我的老天，这可能吗？难道应该相信吗？

不、不、不……

醒过来的周松林忍不住大摇其头。

但是这个阴影笼罩着他，他从急于要抓住扒手一变而有害怕扒手了。他情不自禁地希望扒手不在这节车厢里，他在希望一种不著任何形式的和解。即使斗争是历史的需要，也决不能让万物之灵变得如此丑恶。

他一忽儿睡着，一忽儿恶梦，一忽儿惊醒，然后是懵懵懂懂的浮光掠影的思索……一次又一次。他睡着得比别人晚，醒来比别人早。等到那三位青少年革命英雄打呵欠睁开眼睛时，周松林想到的第一句谎话就是：

“我都吃过早饭了，你们才醒哪！”

他决心不暴露身上没有钱，宁愿挨饿到家。两夜一天等于三十六个小时，这三十六个小时和两天一夜的三十六小时又不同。虽然时间一样长，但一种是二十四小时在夜里，是睡眠时间，即使有人不睡（比如身边的革命家），也在昏黄的灯光中不易觉察别人的表情。这和二十四小时在白天就大有不同了。人到穷时，一分钱都要算；事到紧张，光线的明暗都在考虑中。三个面包维持了一夜肚子，清早还不觉十分饿，只要坚持过十二小时的白天，再到黄昏就不怕别人发现了这不算什么，在任何回忆录里和革命历史小说里，看到的艰苦性比这高千万倍，算不得什么考验，牙齿一咬就挺过去了。况且袋里还有那七分钱呢。开水至少可以买到七杯。书报杂志上介绍外国人绝食，是不吃干物质，开水是允许喝的。一个人能维持好多天不死呢。

三十六小时算什么，熬过了也不算英雄，根本不值得一提。

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去对付三十六小时的饿。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为了有绝对胜利的把握，舍得用牛刀杀鸡。

周松林并不想硬充首阳山的好汉，他倒是充分权衡了利弊才决策的。他现在的处境，除了扒手可能揭发他之外，再可能暴露自己的就是无钱买食物吃引起周围人们的怀疑，一怀疑就要查问，一查问他就提不出任何证据。那么，他自己也估计不出可能遭遇到什么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受到折磨，而决不可能吃到东西。麻烦惹到身上，很可能使挨饿的时间延长到两夜一天以上。所以，忍住不暴露是少受折磨和缩短挨饿时间的最佳方法，叫做什么“优选法”的，而为了缩短挨饿时间也就必须不露声色挨饿两夜一天，这自然也是丢卒保车之妙法。

三个红卫兵洗了脸回到座位上，高个儿就提议吃早饭。他从包里拎出一只塑料食品袋，里面装着煮熟的鸡蛋，一连摸出来六个。矮个子也从包里拿出三只面包。小青年很阔气，摸出来三块约有半本红宝书那么大小的巧克力。如此搭配成三份早餐，已算是相当高级的了。他们随随便便地吃着，不久便提到应该有茶水和着吃才舒服，但是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有茶水也通不过来。也许根本没有茶水。列车员的影子好久不见了，也许正在睡觉或串联。于是他们就发表种种议论，谈到中央文革有一个文件，通知全国各地必须首先做好串联中红卫兵的生活供应，看来铁路部门并未认真执行。高个儿政治上比较成熟，他认为大家都已投入革命的洪流，红卫兵的生活供应工作显然也不能妨碍那些供应人员的串联活动，所以无人过问情有可原。小青年把手一挥，说他完全赞成高个儿的意见，而且中央文革

的文件也可能是小道消息，不要受造谣分子的骗。而矮个儿认为即使是小道消息也并无恶意，大串联的后勤工作是应该做好的。

如果在平时，周松林会很自然地插进去参加讨论，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一类话题似乎有意向他的肚子挑逗。除了那巧克力之外，周松林看出那煮熟的鸡蛋和面包都是火车始发站月台上的货色，他当时不就买了三只面包吗！想起来真后悔，他也曾想买一袋煮鸡蛋带走的，只是为了省得把拾元钞换成零票才不曾买。假使当时既买面包又买鸡蛋，肯定把拾元钞换了，而找回的零票会有七、八元。这七、八元肯定不会再放进红兜包里去，而会象那七分钱一样放在口袋里。那么，红兜包扒空了，袋里还有吃饭钱，何至于弄得现在这样狼狈！那中央文革的文件，有也好，没有也好，都毫无意义。保证供应也要用钱去买来，并不是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车站上的面包是八分一只，周松林袋里恰巧只有七分，售货员决不肯通融或切掉八分之一卖给他，真是一钱逼杀英雄汉。

为什么他们老是吃不完呢？东西并不多嘛！两个鸡蛋，一只面包，一块糖，即使没有茶水，也早该吃完了。也许他们并不饿，特别是那个象头头的高个儿，吃东西很细气，象个姑娘家似的，很可能是高干子弟。另外两个，分明是在学他的样子，不好意思狼吞虎咽。这又何必呢？周松林很有点瞧不起他们。他们的嘴巴老是在动，这对周松林的胃很能起传动作用，就象一根皮带连着两根转轴一样。于是周松林再不愿看他们。他把头扭向窗外，还是看看田野的景色吧。啊，芬芳的土地，勤劳的人民，粮食就是从这儿生产出来的……怎么又想到了吃呢？这该死的脑袋瓜不灵，不听使唤了。